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一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一集

述異記中

東軒主人輯

三異物

高江村雜記。直大內見三異物焉。一小金盒。大寸有六分。內貯雕刻牙器百種。如几榻舟車盤匱筆研投壺碁局絃管升斗算子之屬。具體而微。不受手指。用金鑷鉗而觀之。其一鏤象爲球。周身百孔。凡九層。亦有七層五層者。以金簪自孔中撥之。圓轉活動。層層相似。又皆刮磨光澤。中藏骰子一枚。金碧粲然。其外潔白無縫。非有湊合粘連之迹。名鬼工球。其一酒杯。二十有四。由大及小。如牽堵波。高二寸許。鑱木爲之。質黃色。有木理。薄如紙。柔軟而輕。噓氣輒可飛動。然可注酒。三者精巧絕倫。雖有離婁公輸。亦不能施其心目。不知當時何以鏤剔而成。守者曰。此自外國航海來貢。云皆鬼工所作。

記桃核念珠

得念珠一百八枚。以山桃核爲之。圓如小櫻桃。一枚之中。刻羅漢三四尊。或五

六尊行者坐者。課經者荷杖者。入定於龕中者。蔭樹趺坐而說法者。環坐指畫論議者。祖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。合計之爲數五百。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。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狓猿揉錯雜其間。視之不甚了。明窗淨几。息心諦觀。所刻羅漢。僅如一粟。梵相奇古。或衣文織綺繡。或衣袈裟水田絺葛。而神情風致。各蕭散於松柏巖石。可謂藝之至矣。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。因以珊瑚木難絺而藏諸古錦。

狗西番

陝西臨邊有狗西番。其婦女頭髮俱作細辮。額間分開。左右垂下如瓔珞然。富者以貝作墜子。凡西番貧女。俱許入關。爲人作針紵漿糲等役。至晚則放去。其男子於路旁。見人飲食。輒瞪目垂涎。饑狀可笑。然甚富。其穴中多藏犀角象牙。琥珀韃韞諸珍物。與漢人爲市。

西番狗

石門吳不瑕名雲程。康熙三十三四年。爲西寧屯田都司。華君館賓歸言在幕。

下時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。一牝一牡。形質稍高於常狗。堪供驅役。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。作活與人無異。命之掃地。卽奉帚至庭下。掃除甚潔。磚石罅草根。亦以爪剔淨。掃畢。奉帚跪坐。復命於主人之前。令其再掃他處。亦然。命之燒火。卽詣竈下。屈薪爲把。進火如人。樹枝長者。力可掬而折之。饌食既熟。擊竈數下。卽止火矣。其他雜役。周匝詳細。或過於人。自辰至暮。趨事不倦。與之肉。拜而後食。食畢復稽首三四焉。闔署無不奇愛。以爲勝於人之情。其四支而失其本心者矣。

怪洋三則

邇年有泛海歸者。會遇颶風。飄至一島。山勢高峻。海岸寬衍。舟中共百五六十人。因見天宇晴爽。有七十餘人。相拉游步上山。行數里。忽見一人長三丈餘。見衆人來。喜動眉宇。迎揖使前。衆心爲仙。隨之而行。至一穴口。復盡揖之入洞中。內約畝許。寬廣高朗。衆方玩視。長人忽取一巨石塞其穴。引手從旁穴中取一人。捩其頸。飲其血而拋其屍。以次執三十人如此。飲之餘人驚惶無措。忽見長

人憇穴外石上如醉然。餘人遂得從穴隙奔出。登舟訴其事。適風便挂帆。行未數里。長人舉步如飛。蹈海水僅及脛。追舟將近。衆議曰。此怪一至。吾輩無噍類矣。遂協力施銃箭禦之。長人似有退縮之狀。風駛漸遠。遂得脫。

其一有洋船失風。飄至一島。金光耀目。不能正視。抵岸乃金山也。岸旁沙石皆紫金。同舟者喜甚。競持鎚鑿鑿取之。俄頃見山頂一人頭戴金冠。身披金甲。朱襪跣足。舞劍而來。疾若飛鳥。漸逼舟次。衆皆大懼。海舟素奉天妃娘娘。共瓣香拜懇求救。忽天妃降一客言曰。此金山神也。汝等竊金爲禍不小。今我來救衆人之命。卽持槍登檣杪。命舟中鳴金鼓助戰。與神拒敵。良久。神不能勝而去。其客從檣端墜下。身無所損。舉舟遂免於厄。此二則皆近年事也。

其一順治年間。有洋船自廣東開洋失風。飄至一島。老於海道者。未之識也。因暫泊焉。舟中有一二百人。其中三十餘客。相携游步海岸。過一山坡。見石板街道闊餘二丈。長約數里。隨步而行。有一城入城街衢平直。衙門壯麗。但覺清靜。而無一人。遂共入衙門。歷數重。無呵禦者。登其堂。見一人南面而坐。紗帽朱衣。

若睡夢然。旁有一吏捧文案而立。一門子捧茶作欲進之狀。隸役數人夾侍廊下。望之若死若生。寂無一言。衆以爲必前朝海疆死事之臣。靈爽所現也。疑懼疾奔。未出二門。有朱髮獠牙青面之鬼三十餘。盡擒其衆。一一用藤穿頰。懸於大門之內。衆鬼悉趨入。似往報命者。中有一人舉身騰擲。裂頰而墜。逃至舟道。其事。舟中有一年老熟海事者大驚曰。此夜乂島也。亟聚衆鳴金鼓。持器械往救之。至則街衢城市。毫無蹤跡。但見荒草坡中白骨一堆。乃向者三十餘人爲夜乂所食之餘也。其裂頰者。歸就醫。頰雖復合。尙存二孔。蓋籐所穿也。後爲廣東武弁曾親見其人言之。

視鬼

青陽庵僧言有同庵僧某。未出家時。聞人言凡人能偷睇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。不令人見。如此七次。可日中視鬼。僧信而爲之。果然。每日居家出市。見鬼無數。黑夜亦然。鬼與人雜幾相半。形狀不一。甚可異惡。凡生人路行。鬼見之側避者。其人無恙。若不避者多病。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。其人必死矣。

僧漸厭且懼。以至狂惑。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。目中雖無所見。而神已癡矣。遂披剃爲僧。至今尙在。

蛇鬼

嘉善葉有六。書齋庭前。有空酒罈數枚。夏夜子弟輩。輒露坐其上。有六晨至庭中。見罈下蟠大赤練蛇。驚視之死矣。因命家僮取出。煨棄之。少頃。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。我棲爾家墻下久。未嘗爲害。偶出取涼。老相公殺我。復慘焚之。恨毒已極。茲來報仇耳。家人驚告有六。有六云。我見死蛇。恐遺毒傷人。故焚之。寔未嘗殺也。方辨論間。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。是我殺之。此亦細事。汝輩何懼。可具酒食楮錢。送至焚蛇處。無害也。如其言。女亦愈。無他。康熙甲戌事。

孝廉魂歸

嘉善甲子孝廉王成馭。冬赴公車。歿於京邸。其弟錦雯。亦登戊午賢書。屢困南宮。甲戌秋。同里孝廉錢心佩下第歸。成馭魂附之而來。至錦雯家。附錦雯之子大言曰。我去家日久。今始歸。何慢我耶。錦雯驚問。汝何鬼也。其子曰。我成馭也。

弟平日不讀書。多外務。故春闈不利。年漸老矣。可不自奮哉。我饑矣。速爲具食。且我妻叔孫含碩亦同來。此饌當稍豐。不可慢也。含碩以明經赴考。教習乙丑春卒於京師者也。其他語家事甚悉。錦雯懼。報其嫂姪。具盛奠。送至其家。子卽愈。後亦寂然。

蛇鼈

蘭谿縣有叔姪同居。叔欺其姪。盡占亡兄之產。姪無可奈何。往金華府將控之。時當盛夏。憩井亭。見一赤蛇上樹。自投於地盤結。少頃又上樹。擲下復結。如此八九次。變爲巨鼈。其姪惡之。前行至飯店。俄頃其叔亦至。持一鼈付店將烹之。姪詢其得自井亭。遂力阻其勿食。叔固欲烹之。姪告之所見。衆未之信。遂于烈日中繫鼈尾倒懸樹上。久而漸長。復化爲蛇。叔乃抱姪而泣曰。我固欺汝。汝不恨我。乃反救我。我真非人哉。遂相與歸家。推所讓者共之。式好如初。

桃核舟

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。蓋刻爲赤壁賦云。舟首尾約長八分有奇。高可二黍。

許中軒敞者爲艫。簾篷覆之。旁開小窓。左右各四。啟窓而觀。雕欄相望。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。水落石出。左刻清風徐來。水波不興。石青滲之。船頭坐三人。中峨冠而髯者。爲東坡。佛印居右。魯直居左。蘇黃共閱一手卷。東坡手執卷端。左手拊魯直背。魯直左手執卷末。右手指卷。如有所語。東坡現右足。魯直現左足。各微側。其兩膝相比者。各隱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絕類彌勒。坦胸露乳。矯首昂視。神情與蘇黃不屬。臥右膝。屈右臂。支船而豎。其左膝左臂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。舟尾橫臥一楫。左右舟子各一。居右者椎髻仰面。左手倚衡木。右手扳右趾。若嘯呼狀。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。左手拊爐。爐上有壺。其人視端容寂。若聽茶聲。船背稍夷。則題名其上。曰天啟壬戌秋日。虞山王毅叔遠甫刻。細若蚊足。鈎畫了了。其色墨。又篆章一文。曰初平山人。其色朱。通計一舟爲人五。爲窓八。爲簾篷。爲楫。爲爐。爲壺。爲手卷。爲扇。爲念珠。爲對聯。題名篆刻。爲字共三十有四。而計其長。曾不盈寸。蓋取桃核修長者爲之。由此以觀。棘刺之端。未必不爲母猴也。噫。技亦靈怪矣哉。

小人

康熙三十一年五月。外國貢小人一。其長二尺餘。面目肢體鬚眉與人無異。似四十許人。四譯館爲製小衣冠。啟奏進。上此人手持小傘。蹣跚而行。傘式與中華同人。故翺觸之。輒吱吱作聲如猴。觀者塞路。

毛毬

康熙三十七年。額駙耿効忠同公子光祚城外上墳。見樹林中一毛毬。圓長如大東瓜。砍之柔韌如絮。刀不能入。刀起復圓。不知何物。一年而額駙卒。耿公子與海寧畫家黃弘遠言之。

無目魚

康熙庚申。余于福州大中寺。遇一行脚僧。偶談山水洞穴之勝。僧云。我曾至其山。游一洞。黑暗如漆。同行者數人。秉炬而入。深十餘里。中有溪橋樹木。與外間無異。但不透天。日耳。溪中有魚。好事者輒取數尾出視之。頭上俱板骨。無目。想處暗水中。無所用目。故造物者不爲設此一官也。物類之奇。一至於此。惜忘其

地與山名也。

雙體人

康熙辛未十一月。京師前門外。有以朱盒貯一灰醢小兒。長尺四五寸。兩頭四手。四足。二體相背。觀者日數千人。人與一錢。

鉅體人

堂邑縣一鄉農。甫生時。陽長三寸。及稍長。陽長一尺。今三十餘歲。無人與婚。食量甚佳。他無所長。僅能鋤地。然工力較他農數倍。因此庶不爲人所棄。第免饑餓而已。

花姐

曲阜孔廟內奎文閣。視廟倍高。其上相傳有狐仙。歷久無敢登者。康熙甲子年十月。皇上幸闕里。先是八月間。衍聖公廡人妻得病狂言。其夫以刃臨之。妻曰。我花姐也。汝勿犯我。夫問汝何怪。曰。我向居奎文閣。今天子將臨幸。關聖開路。驅我令出。慙避汝妻身。我能言人禍福。凡有來問者。人取五十文。所以酬汝。

爾。夫知其爲狐仙也。如其言。有問皆驗。及上廼變。此婦昏睡數日。病尋愈。問其前事。茫然不知。

木理成字

康熙甲子春。海鹽張氏佃戶。鋸一樹。中心成王大宜三字。筆畫清晰如寫。見者甚衆。邑中適有武弁王宜者。遂購燬之。

康王廟虎

康熙甲子。余在粵東。遇二獵戶。係高州人。自言曾入深山射獵。暮不及歸。遂入康王廟神座下棲宿。夜中忽大風發戶。羣虎入廟。二人噤不敢動。虎一一至神前跪拜如人。且作人言求食。神俱不許。最後一病虎哀乞再四。神曰。某村有一麟耳猪。可往覓之。然恐終非汝食也。虎跳躍而去。逮明。二人議曰。某村去我家不遠。試相與蹤跡之。次日共至此村。向晚坐磐石上。偶見一婦携筐而至。亦倦息石旁。二人熟視其耳有缺。疑卽神所謂麟耳猪也。因尾此婦至其家。借宿。此婦以夫他出。堅拒不允。二人者強之。婦不得已。遂入室。二人處堂中而扇其戶。

夜半聞腥風驟至。婦求出不得。始而怒詈。繼作豕聲。二人愈駭。窺其戶外。則有虎踞埃焉。遂以毒矢殺之。天明告之鄉鄰。開門視之。此婦昏仆於地。便液盡豬穢也。俄其夫歸。衆告之故。以姜湯灌甦。詢其昨事如一夢矣。其夫乃致厚謝。昇虎送之官。康王者蓋司虎之神也。

狐怪

桐鄉沈崧源名兆奎。原名脩滋。少時文名籍甚。順治辛卯中副車。歸家憤懣。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。汝勿鬱鬱。終成進士耳。舉家駭視之。則一老嫗青衫裙從梁而下。曰。我乃汝之高祖母也。孫甲午當奪魁。已而果然。其來也。衆皆見之。俄頃而隱。自是不時來往。輒索酒饌。與聞家務。瑣碎可厭。又時現異形。且夜聞門外馳驟。金戈鐵馬之聲。更惡而畏之矣。至戊戌。忽謂崧源曰。汝今科不中。已亥當發兩榜。但須改名兆奎耳。家人以己亥非開科之歲。共笑之。未幾滇黔平。朝議以設官開科。己亥果復行會試。崧源遂改名中式。後來亦漸稀。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。或以爲狐怪云。

抹臉兒術

石門朱石年先生。司理平越。時戊申歲。滇黔全省。延至楚鄖襄間。有妖人抹臉怪術。其人衣服言語。與人無異。或數十人同入城市。或數人散行郊野。時隱時現。去來莫測。或戎服乘馬。馳於巔崖絕壑之中。或變成彈丸。從屋漏而下。旋轉漸大。裂出人形。人與交臂而過。忽然仆地。就視之。則面目已失其半。僅存後枕顱骨而已。城野山僻。遂閣密室。多受此患。不知取爲何用。作祟八九月方止。被抹者數千人。文武官弁。晝夜巡邏。家戶擊鼓鳴金以備之。曾有數人舁大木桶入城。兵卒圍之。忽然不見。棄其桶。開視之。則有人面百餘。以石灰醮之。或云取人面爲祭。賽邪鬼厭勝之具。或云苗蠻搖鬼。遇閏年輒出。亦宇宙間怪異之事。令嗣今李詳言之。

雷擊野鴨

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。大雷雨。桐鄉南門外。雷擊一野鴨。從空墮人家屋上。取視之。從嘴至脊尾。震開一線。直如刀截。腸從背出。重二斤。觀者數千人。無不駭。

異。共瘞之。普同塔中。

海夜叉

康熙癸酉正月。新安劉汝璞至登州蓬萊閣朝海庵。觀日出。見海灘一物倚石而臥。就日而曝。細視之。人面黑色。圓目。鋸牙。朱髮赤鬚。魚身似鮎。無手足。長五六尺。久之轉側入海。詢之僧曰。海夜叉也。此特其小者耳。大者長丈餘。有兩手似蝦蟆。而無後足。海濱常見之。

異獸

海鹽俞漢乘名雲來。令江西之湖口。邑多虎患。有貢生家在兩山之中。夜忽聞一物墜其屋上。梁瓦俱裂。次早視之。見異獸墜兩櫃間而死。羊頭羊蹄牛身馬尾。不知何怪。康熙丁巳年事。

異魚

俞漢乘在湖口。漁者獲一魚。重斤許。魚頭鼠身。云鼠入水所化。亦丁巳年事。

人魚

康熙乙亥春。平湖乍浦海濱。獲一物如人頭面。五官四肢全具。女形。兩乳無別。腹白如魚。背青有鬣。無髮。長五六尺。一二日而斃。兩年前海鹽獲一物。形正同。僅長尺餘。蓋人魚也。史記始皇塚中。以人魚爲膏代燈。豈是物歟。

鯨魚腹鉢

嘉善武進士陳玉明。爲松江金山衛守備。海中獲鯨魚。重千斤。剖之。腹有石鉢。蓋魚吞僧而鉢不化也。康熙初年事。

產異

長洲人水文卿。言其母爲收生。至一產家。其婦產一怪物。龜蛇併體。蜿蜒能動。嫗持刀砍殺之。卽時戰慄得病。不久而死。康熙十四年事也。且云其母曾見產三日者。頭中空如臼者。手出於胸者。皆不育。如此者。歲恒有之。

雄雞生卵

康熙甲戌十二月。松江吳南林中翰家。雄雞生卵。大如鵠蛋。殼甚堅厚。以椎椎破之。亦具黃白。白如凝脂。不散。黃帶赤色。亦無他異。